

書名 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82100

# 卷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草木百年新雨露

復見天

報復

場與真赤心當

傳命閑閑水滸全

塞滄冥可托六尺孤能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乎

詞曰人真陰陽二氣仁

金陵、興賢堂梓行

東原 羅貫中編輯

忠義水滸傳一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談中 以詞起

##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K3017

(2)



雙紅堂  
小說  
134(2)

科3017

曰兄弟我們今日分手就

這里吃三杯相別作詞浣

沙單題別意

握手臨期話別離

山林景物盡凋珊

世懷寂寞客囊空

屢日愁來魂欲斷

郵亭宿處缺空彈

獨吟長夜苦漫漫

武松曰我送哥哥一程宋

江曰送君子里終須一別

兄弟到得那里入夥日後

受了招安為國家出力討

四人可書第一種卷十五

聖漢外書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鎮江東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前孫堅以三十騎輕出而至於死今孫策以單  
騎輕出而至於傷輕而無備此吳子壽慶之所  
以卒于果也萬乘至重壯者慮輕堅與策之不  
得為帝王者在此

智伯之客只一許貢之客有三未知許貢之待  
此三人亦能如智伯之待豫讓否也又未知此  
三人之事許貢其先亦如豫讓之首事他人否

得個封妻蔭子表姓揚名  
也不枉丈夫之志氣詞記  
愚兒之言圖個日後相見  
武松依允酒店內飲了數  
杯還了酒錢二人出店行  
到路口宋江流淚不忍分  
別自取西奔三龍山去了  
却說宋江與清風鎮路  
上來只見武松行了幾  
日却遠遠望見清風鎮  
江看那座山生得古怪觀  
之不足走了一程天色晚  
了宋江心中躊躇欲過客

也乃豫讓伏橋人則一炭漆身未嘗損趙簡子  
分毫但能斬其衣袍而已若三人之箭射鎗搦  
孫策皆以身親受之其事比豫讓為尤快其人  
亦比豫讓為更烈雖其姓名不傳固當表而出  
之以愧後世之為人臣而忘其君者  
孫策不信于神仲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  
猶且惑神仙好方士而孫策不然此其誠見誠  
有大過人者其死也亦運數當絕適逢其會耳  
非于吉之能殺之也世人不察以為孫策死於  
于吉然則張角所云南華老仙授以太平要術  
亦將謂其有是事否若于吉能殺孫策何以南  
華老仙不能救張角乎

店天氣又寒卓顧望東小  
路裡撞將去走了一更時  
分心裡越慌不想踏看絆  
脚索鋼鈴响處樹林裡走  
出一群嘍囉把宋江捉縛  
解上山寨縛在柱上嘍囉  
曰等大王酒醒起來却剖  
這半子心肝來做醒酒湯  
宋江尋思曰我只為救了  
一個腦花婦人出來如此  
辛苦却落在這里斷送生  
命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  
扶着一個大王出來宋江

孫策之怒非怒于吉怒士大夫之羣然拜之也  
至今吳下風俗最好延僧禮道并信諸巫祝鬼  
神之事蓋自昔日而已然矣庶聞耳語紛紛下  
樓此等尤景實不可耐孫策見之安得不怒乎  
若于吉果係神仙殺亦不死何索命之有其索  
命者或孫策將亡別有妖孽托言必非于吉正  
史但曰孫策為許貢之客所刺傷重而殞並不  
載于吉一事所以破世人之惑也予今存而辨  
之亦以破世人之惑云  
有父勸業以遺其子者矣未有兄勸業以遺其  
弟者也策無年而權有年策無嗣而權有嗣策  
也竭蹶而取之權也安坐而享之所以然者何

看那大王時頭上頂着搗  
梨角披一領束紅紵絲襖  
坐在當中虎皮椅椅上生  
得如何有詩為証

赤髮黃鬚護眼圓

臂長膀闊氣冲天

江湖稱做錦毛虎

好漢原來那姓燕

這大王祖貫山東萊州人

氏姓燕名順別號錦毛虎

原取牛馬因為消折本錢

流落在綠林內打劫那燕  
順坐在椅子上叫曰孩兒

門與我去請二位大王

來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

廳側兩邊走出兩個好漢

左邊一個五短身材一雙

光眼怎生打扮有詩為証

駝禍兩眼錦繡鋪

形貌猙獰性兇凶

貪財好色最強梁

殺人放火玉矮虎

這個好漢祖貫淮西人氏

姓王名英為因五短身材

江湖人叫做玉矮虎原是

軍家出身生路劫了客人

也良由策之為策術鋒陷陣克敵之勇有餘雅  
俗坐鎮君人之度未足孫策死而以帝業讓之  
孫權亦猶劉繚死而以帝業讓之劉秀策於舉  
事之初便夢光武此其應已在孫權矣

魯肅之濟周瑜是篤友不是市恩周瑜之舉魯  
肅是薦賢不是酌惠試觀魯肅初見孫權數語  
與孔明隆中所見畧同人但知其為謹厚而不  
知其慷慨但知其為誠實而不知其英敏豈得  
為知子敬者耶

人謂管仲不如鮑叔以鮑叔能薦賢而管仲不  
能薦賢也今周瑜薦魯肅管肅又薦諸葛瑾張  
紘亦薦顧雍其轉相汲引如此彼管仲於臨終

時力短實須無再越等語人而未嘗薦一賢士

以自代然則如瑜如肅如紘者賢於管仲遠矣

使劉表載孫堅者袁紹也使曹仁婚孫匡者曹

操也孫策欲紹袁紹以拒曹操則合者忽離離

者忽合孫權又却袁紹而順曹操則合者將離

而終合離者將合而終離事之變幻何其不可

捉摸乃爾乎前回正敘劉備脫離袁紹之事後

回將敘袁紹再攻曹操之事而此回忽然敘

東吳如天外奇峰橫插入來事既變敘事之文

亦變三國一書誠非他書所能及

却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襲取廬江  
敗劉勳使虞翻馬徽豫章太守華歆投降

事發到官越獄走上清風

山入聚石邊那人生得白

淨而皮三牙鬚瘦臉潤

勝着綠紅巾有詩為証

綠衲襖穿金翡翠錦征

袍滿絳紅雲在湖上英

雄好漢鄭去詩白面郎

君

這個好漢祖貢浙西蘇州

人氏姓鄭名天壽字德

白面郎君原是打銀匠為

生好習槍棒常好與人開

一日因在清風山過擲着

孫策權使兼敢至許昌先於此處伏筆○王門不降

孫策而曹操華則既降孫策而又歸曹操一

以見如卿遂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

家結婚曹操結婚孫策與袁術留張紘在許昌伏孫

策求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

宮與袁以絕婚而不睦孫與操於是吳郡太守許貢

乃暗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畧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王朝廷宜外示榮寵召

還京師不可使居外鎮以為後患

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

劉備書是各書孫策遂看許貢書策觀書大怒斬其

是送書各書皆可斬其書不可而

王矯虎和他開六十合不使遣人假意請許貢

分勝敗項順招在山寨坐

了第三把校椅當下三個

頭領坐下只見嘍囉報曰

捉得個半子敵與三位大

王做醒酒湯王矯虎曰正

要取心肝做醒酒湯兒

馮躍撥一銅盆水放在桌

江面前又拿一把刺心刀

那個將水澆宋江心窩

宋江嘆氣曰可惜宋江死

在這里燕順聽了宋江兩

字便喝住嘍囉不要澆水

之人應弦而倒其能那二人舉槍回孫策亂搠大叫

孫策面頰不是射鹿箭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

刀忽墜止存劍鞘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中

策左腿傾刺寫得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

其鹿何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箇人持鎗帶

弓而立此謀裝伏橋策勒馬問曰汝等何人答曰乃

薛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繮欲行一人拈鎗望



漢末并書

卷之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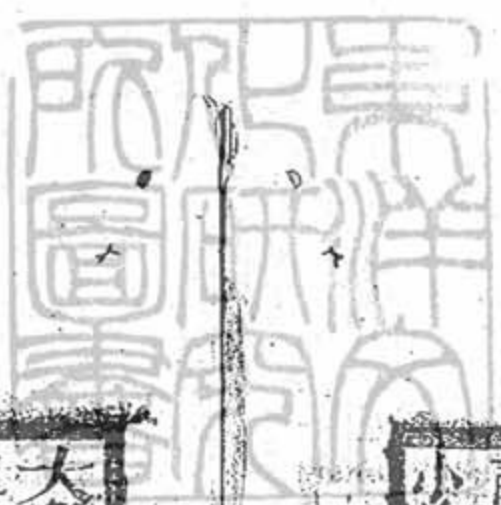
便起身問曰漢子你認得  
宋江麼宋江曰小可便是  
燕順聽罷喝退囉囉連忙  
將刀割斷綁索便脫自己  
身上錦襖裹在宋江身上  
抱在中間校椅上坐了那  
王英那三喜快來三人納  
頭便拜宋江連忙答禮問  
曰三位上何故重禮燕  
順曰一時間不問緣由爭  
些害了義士若非仁兄自  
說出大名我們如何得知  
小弟在綠林中久聞仁兄

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為主人報仇即在家客日  
○三人來意却在兩策別無器械只以弓拒之前太  
史怒以一盛抵一戰今孫策以  
一弓抵二鎗前後映射  
策身被數鎗傷亦帶傷前周泰以保護孫權而被即  
今孫策以無人保護而被傷  
又前後正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叫殺賊  
程普引眾齊上將許貢家客砍為肉泥戰三客勝  
徐晃張遼  
傷處救回吳會養病後人有詩讚許家三客曰  
孫郎智冠江湄 射獵山中受困危  
許客三人能死義 殺身陳讓未為奇  
却說孫策受傷而回使人尋請華佗醫治不想華佗  
已往中原去了華佗前醫周泰後醫關  
公放於此處更為一提止有徒弟在

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  
拜識今天使相會真為稱  
心滿意宋江曰果江有何  
德能兄等如此挂心燕順  
曰仁兄接納豪傑名聞天  
下梁山泊近來與匪眾謂  
皆仁兄之功不知仁兄因  
何到此宋江把前情備細  
說了一遍三個頭領大喜  
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  
了安排筵席吃到五更安  
頓宋江歇了次日宋江說  
起武松如此英雄三個頭

吳命其治療其徒曰箭頭有藥毒已入骨須靜養  
日方可無虞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先伏孫策為人  
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  
張紘有使者自許昌回策喚問之使者曰曹操甚懼  
主公其帳下謀士亦俱敬服惟有郭嘉不服此在使  
者口中補敘策曰郭嘉曾有何說使者不敢言策怒回門之  
使者只得從實告曰郭嘉曾對曹操言主公不足懼  
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匪夫之勇耳他日必死於  
小人之手正與射獵受傷相照嘉之料策不於策聞  
射獵知之早於戰太史慈知之矣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曹曹取許昌遂不待瘡愈  
便欲商議出兵張昭諫曰醫者戒主公百日休動今  
何因一時之忿自輕萬金之軀正話間忽報袁紹遣

起武松如此英雄三個頭  
領宋江歇了次日宋江說  
起武松如此英雄三個頭  
領宋江歇了次日宋江說  
起武松如此英雄三個頭



武松如此英雄三個頭  
領宋江歇了次日宋江說  
起武松如此英雄三個頭  
領宋江歇了次日宋江說  
起武松如此英雄三個頭

領曰我們無緣若得他來使陳震至此來恰中機會策喚入問之震具言哀  
十分好自宋江到此每日紹欲結束吳為外應共攻曹操正中策大喜曰會  
酒食款待時嘗賜月山東諸將於城樓上設宴款待陳震飲酒之間忽見諸將  
年例膺月上墳只見嘍囉互相偶語紛紛下樓此等光景其策怪問何故左右  
報曰大路上有乘轎子七曰有子神仙者今從樓下過諸將欲往拜之耳此時  
八個軍漢跟着上校掛昏說明于神仙來歷留侯後交敘出有情景策起身倚欄觀之見一道人身  
士矮虎是個好色之徒想披鶴擎手携笏杖立於當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  
轎裡必是個婦人點起嘍吳人風俗往往如此策怒曰是何妖人快與我擒來左右皆曰  
囉下山宋江等阻他不住此人姓于名吉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  
去不多時嘍囉報說王頭萬病無有不驗當世呼為神仙未可輕瀆華陰縣  
領趕走軍漢擡了婦人藏吉又是仙中之醫然則孫策彼傷諸將何中之仙于  
在山後房中去了瓊順大不即薦于吉療治之而必求其此之徒也策愈怒喝  
笑宋江曰若負色色不是今速速擒來違者斬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送于吉



好漢那順曰這何兄弟諸至樓上策叱曰狂道怎敢煽惑人心于吉曰貧道乃  
般肯向前只有這一件宋瑯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山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  
江曰二位和我去勸他水上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  
順鄭天壽便同宋江來到此與張角得太平要術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  
山後只見王矮虎攬住那俱是自說無人看見救萬人未會取人毫釐之物不取人物則血安得煽  
婦人求歡見了三位來慌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從何而得汝郎  
推開了婦人讓三位坐下黃帝張角之流張角事已隔二十餘今若不誅必為  
宋江看那婦人後患此左右斬之張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  
但見身穿縞素勝裝孝並無過犯不可殺害策曰此等妖人君殺之何異屠  
裙不施脂粉自然醜態猪狗俗呼之為神仙策乃眾官皆苦諫陳震亦勸策  
嬌嬈懶染鉛華生定天罵之為猪狗必絕怒未息命且囚於獄中眾官俱散陳震自歸館驛安  
姿秀麗雲鬢翠軀有角敬孫策歸府早有內侍傳說此事與策母吳太夫人



有閉月羞花之貌恰似  
姪娥離月殿渾如仙子  
下瑤池

宋江問曰娘子是誰家宅  
管婦人答曰侍兒是清風  
寒知寒的妻因世棄世  
今來改前化紙乞大王饒  
命宋江聽罷大驚曰我正  
來投知寒真非花榮之妻  
便問曰你丈夫花知寒如  
何不回來上坟婦人曰清  
風素有兩個知寒一文一  
武武官便是花榮之官便

是侍兒丈夫天劉高宋江等  
思他丈夫既與花榮同寮  
我不救時明日不可相見  
便對王矮虎曰賢弟肯依  
我麼王矮虎曰哥哥言語  
無有不依宋江曰這娘子  
說是朝廷命官的恭人看  
薄面放他下山如何王英  
曰哥哥聽稟王英自沒個  
壓寨夫人現今這個是大  
愿今日纔還了哥哥容小  
弟還這個愿心宋江跪下  
曰賢弟若要壓寨夫人日

知道男子或有不信僧道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謂曰  
我聞汝將于神仙不於縲縲此人多會醫人疾病軍  
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術惑眾不  
可不除夫人再三勸解策曰母親勿聽外人妄言兒  
自有區處乃出喚獄吏取于吉來問原來獄吏皆散  
信于吉言在獄中時盡去其枷鎖及策喚取方帶枷  
鎖而出策訪知大怒痛責獄吏仍將于吉械繫下獄  
策之殺吉皆張昭等數十人連各作狀拜求孫策乞  
眾人激之也張昭等數十人連各作狀拜求孫策乞  
保于神仙今有寫連名保狀為病人拜神仙而求保  
發一策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刺史張  
津聽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紅帕裹頭自稱可助出  
軍之威後竟為敵軍所殺百社中不於張角之前

津用紅帕張角是黃天當立張津  
是赤地當興矣雨下映射成趣 此等事甚無益諸  
君白未悟耳吾欲殺于吉正思禁邪覺迷也呂範曰  
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  
雨以贖罪前言治病此忽策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  
遂命于獄中取出于吉開其枷鎖令登壇求雨吉領  
命即沐浴更衣取繩自縛於烈日之中前孫策欲拘  
吏私開其枷鎖今孫策命開其枷囚于吉則欲  
鎖則于吉反取繩自縛射成趣百姓觀者填街塞  
巷女寫百姓于吉謂眾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  
民然我終不免一死神仙不死眾人曰若有靈驗  
主公必然赦服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極似郭  
知氣數難逃便不當聽孫策矣王象之死未開郭少  
瑛作崇然則孫策之死安得謂是于吉作崇則  
項孫策親至壇中下令若午時無雨即焚死于吉先

後來江揀選一個少年美令人堆積乾柴伺候是亦一將及午時狂風驟起厥貌的與賢弟這娘子是我過處四下陰雲漸合不便寫下兩妙有懸折○前者友人同僚之妻做個人情兩自我放他去罷燕順鄭天壽慌西郊忙扶起來江曰這箇容易策曰時已近午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揀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人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堆四下舉火燄隨風起偏婦人不由王矮虎肯與不此一折肯只管喚轎夫抬去婦人妙甚拜謝下山兩個轎夫得了發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皆滿足有三性命攪婦人飛走去了這尺甘雨王矮虎焦悶被宋江拖出雲收雨住復見太陽前勸曰兄弟不要焦燥婚是眾官及百姓共將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繩索再拜姻後日定有王矮虎只得稱謝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於水中不顧衣服乃勃然

暗笑同宋江等飲酒却說若果然欲雨而雨欲晴而晴則亦可欲死而死欲生兩個轎夫擡得夫人回到而生矣今死生既云有定數則晴雨安得無定數一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聖賢劍令左右速斬于吉眾官方諫策怒曰爾等皆問恭人回來緣何婦人曰欲從于吉造反耶眾官乃不敢復言策叱武士將于却被清風山賊人擡我上吉一刀斬頭落地山去我說是知寨恭人慌能避火劫不能避刀忙放我回來劉高便買酒氣領道食與眾人且說宋江在山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了于吉上住了半月要接花知寨屍首辭別下山三個頭領皆曰孫策策怒欲殺守屍軍士忽見一人從堂前徐步而不佳設席餞行當日宋江來視之却是于吉辭別燕順等下山迎接花夫人求視疾謂策曰竟見屈殺神仙知寨宋江此去險些竟死策笑曰竟自幼隨父出征殺人如麻何曾有為禍之

若果然欲雨而雨欲晴而晴則亦可欲死而死欲生而聖賢劍令左右速斬于吉眾官方諫策怒曰爾等皆欲從于吉造反耶眾官乃不敢復言策叱武士將于吉一刀斬頭落地能避火劫不能避刀只見一道青氣領道投東北去了在東北策命將其屍號令於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了于吉屍首能于既死之後攝去其屍何不守屍軍士報知孫策策怒欲殺守屍軍士忽見一人從堂前徐步而來視之却是于吉既往東北何策大怒正欲拔劍砍之忽然昏倒於地左右急救入臥內半晌方甦吳太夫人求視疾謂策曰竟見屈殺神仙四字故招此禍策笑曰竟自幼隨父出征殺人如麻何曾有為禍之

無葬身之地直教青州城  
外山幾等好漢清風寨中  
有幾個英雄正是遭逢龍  
虎皆天數際會風雲岸佛  
然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宋江私看小蒼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花開不撥貧家地

月照山河到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險

萬事須還天養人

痴聾啞子皆豪爵

理今殺妖人正絕大禍安得反為我禍孫策明理天  
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好事以禳之婦人  
聲曰今日吳下此風尤甚○若云作好事是將  
追薦神仙矣豈有神仙而望人追薦者乎好策曰  
吾前在天妖人決不能為禍何必禳耶夫人料勸不  
信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婦人信鬼之事慈母  
讓許貢及其家客三人豈鬼不為祟而神仙反為祟乎是夜三更驚臥於內宅  
忽然陰風驟起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  
床前人之將死而鬼物傷之床前非真于吉之能為禍也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  
妖妄以靖天下汝既為陰鬼何敢近我取床頭劍擲  
之忽然不見吳太夫人聞之轉生憂鬱策乃扶病強  
行以責母心孫策事母至孝豈有母謂策曰聖人云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云禱爾于上下神祇鬼神

智慧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皆注定

算來由命不由人

原來清風寨却在青州只

為這條路上通三處懸山

故設此寨在清風鎮上本

鎮也有三五千人家離清

風山有六十里宋江來到

清風鎮上便問化知寨在

那處鎮上人答曰此邊大

路口便是花知寨衙門宋

江逕到門首見幾個把門

軍漢通姓各入去報知

之事不可不信

今之信佛信仙者偏會引孔孟之言為証不獨一吳太夫人也汝屈

殺于先生豈無報應吾自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

內設醮王清前不敘明至此汝可親往拜禱自然安

安策不敢違母命只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見孫策不

從母命與今之信煩道士接入請策焚香策焚香而

不謝強漢忽香爐中煙起不散結成一座華蓋上

面端坐着于吉種種與妖作怪策怒唾罵之走離殿

于又見于吉立於殿門首怒目視策種種與妖作怪

策顧左右曰汝等見妖鬼否左右皆云未見策愈怒

拔佩劍望于吉擲去一人中劍而倒眾視之乃前日

動手殺于吉之小卒破劍斫入腦袋七竅流血而死

小卒動手殺于吉非小卒之意策命扛出葬之比及

吉若恨而殺之亦不成神仙矣

只見蔡裡走出一個少年  
的軍官正是花榮出來迎  
接宋江看時怎生打扮有  
詩為証

身上戰袍金線綉

腰間玉帶嵌山犀

滌青巾帽雙環小

文武花鞋抹綠氈

花榮見了宋江便接了包

裏扶宋江上廳花榮拜曰

自別兄長五年矣聽得兄

長紮了一個咽喉官司道

捕小弟如坐針氈連有請

出觀文見于吉走又觀門來種種與妖作怪此策自此

觀亦藏妖之所也直以王清觀與遂坐於觀前必不為此武

十五百人折毀之武士方上屋揭瓦却見于吉立於

屋上飛瓦擲地種種與妖作怪神必不為此○不

能禁其折毀只得反助其揭瓦亦甚

策大怒傳令逐出本觀道士放火燒毀殿宇火起

處又見于吉立於火光之中種種與妖作怪神必不為此○此

種種與妖作怪神必不為此○此

策怒歸府又見于吉立於府門前種種與妖作怪

求甘雨以種種與妖作怪神必不為此○此

策怒歸府又見于吉立於府門前種種與妖作怪

策怒歸府又見于吉立於府門前種種與妖作怪

書到府未卜兄長見否

曰幸得到此言罷喚漣家

崔氏并妹子出來拜見了

便請宋江更換了衣服筵

宴款待宋江把救劉知寨

恭人事說了一遍花榮聽

罷皺了雙眉便曰兄長救

他做甚的宋江曰我看賢

弟分上一力救他花榮曰

兄長不知這清風寨是青

州緊要處是小弟在此

鎮守絕保無事他把此處

人民詐騙又且這婦人極

曰吳大夫傳命召策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人見

策形容憔悴泣目見失形矣策即引鏡自照果見形

容十分瘦損不覺失驚顧左右曰吾奈何憔悴至此

耶言未已忽見于吉立於鏡中種種與妖作怪神必不為此○聞神

有照妖鏡不意凡人策拍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

又有照神仙之鏡種種與妖作怪神必不為此○聞神

絕於地許真之客非死于于吉也 夫人令扶入臥

內須臾甦醒自嘆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張照等諸

人及弟孫權至臥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

眾三江之固大可有為于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

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

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

不如卿種種與妖作怪神必不為此○聞神

書到府未卜兄長見否

曰幸得到此言罷喚漣家

崔氏并妹子出來拜見了

便請宋江更換了衣服筵

宴款待宋江把救劉知寨

恭人事說了一遍花榮聽

罷皺了雙眉便曰兄長救

他做甚的宋江曰我看賢

弟分上一力救他花榮曰

兄長不知這清風寨是青

州緊要處是小弟在此

鎮守絕保無事他把此處

人民詐騙又且這婦人極

曰吳大夫傳命召策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人見

策形容憔悴泣目見失形矣策即引鏡自照果見形

容十分瘦損不覺失驚顧左右曰吾奈何憔悴至此

耶言未已忽見于吉立於鏡中種種與妖作怪神必不為此○聞神

有照妖鏡不意凡人策拍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

又有照神仙之鏡種種與妖作怪神必不為此○聞神

絕於地許真之客非死于于吉也 夫人令扶入臥

內須臾甦醒自嘆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張照等諸

人及弟孫權至臥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

眾三江之固大可有為于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

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

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

不如卿種種與妖作怪神必不為此○聞神

是不賢只是咬使丈夫行圖之權大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見天年已盡不能  
 不仁之事殘害良民正與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兄舊入慎  
 這賤人受辱統好兄長錯勿輕怠孫策可謂孝於父母友於兄弟母與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  
 救了他宋江勸曰他和你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兄十倍足當大任倘內  
 是同僚官他雖有過失你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內事外事恨  
 可曉惡揚善花榮曰兄長所言極善明自公堂內見  
 劉知寨時與他說知此事宋江曰如此也顯賢弟好  
 處花榮款待夜深各自宿歇次日教從人陪宋江去  
 清風鎮市井宮觀寺院將要水鎮上有幾個小廟

茶坊酒館宋江與從人都遊遍了却去酒店中與從  
 人飲酒宋江自已還了酒錢回來又不與花榮說知  
 因此同去的人落得銀兩又得閑耍無有不歡他看  
 看元宵節近清風鎮上居民放燈慶賞元宵在大王  
 廟前放起三座小燈山上而結彩張挂五百盞燈家  
 家門首扎起燈棚賽佳好燈大市鎮上諸行百藝都  
 此不得京師只是元宵晴謀形貌可偉骨格非常乃大貴之表又享高壽聚皆

二十六歲此是孫策當死切勿認作于吉有靈若于吉果能捉殺孫策則後文在慈何不捉殺耶後人有詩讚曰  
 獨戰東南地 人稱小霸王 運籌如虎踞  
 決策似鷹揚 威鎮三江靖 名聞四海香  
 臨終遺大事 專意屬周郎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孫權亦宜一面治喪事一面理軍國大事權乃收淚  
 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眾文武謁賀  
 孫權主得方頭大口碧眼紫髯曹操有黃鬚見孫堅有紫髯見此紫髯勝黃  
 孫多音漢使劉琬入吳見孫家諸昆仲因語人曰吾  
 遍觀孫氏兄弟雖各才氣秀達然皆祿祚不永惟仲

明得好花樂去公堂內點不及也相是開筆却又早緊筆且說當時孫權舉孫  
 起軍士去市鎮上巡邏回策遺命字江東之事經理未定人報周瑜自巴丘提  
 來邀宗江飲酒宗江曰聽得鎮上今晚張放花燈我  
 欲去看何如花樂曰小弟當陪奈我職役不能同往  
 我教從人陪兄長去看早  
 早回來小弟專待赴宴以  
 賤往節宋江曰奉命去刻  
 便回只見東邊推出一輪  
 明月上來正是  
 王漏銅壺且真催  
 星橋火樹徹明開

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原來周瑜守御色  
 丘聞知孫策中箭被傷因此回來問候將至吳郡聞  
 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看他補敘處當下周瑜與拜  
 於孫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  
 拜伏於地曰敢不竭犬馬之力繼之以死少頃孫權  
 入周瑜拜見畢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孫策不能  
 而持自囑其妻以轉囑其妻之妹周瑜亦不能面見  
 孫策而但聞其母與弟逆策之言與自帝城托孤者  
 又見一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恩權曰  
 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  
 失人者亡為今之計須求高明遠見之人為輔然後

營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肯來

當晚宋江和親隨三個來  
 清風鎮上看燈只見家家  
 門口搭起燈棚懸挂累珠  
 花燈不計其數行到大王  
 廟前看了營山燈只見那  
 前面燈燭熒煌一夥人圍  
 住在一個大墻院邊熱鬧  
 鑼鼓响處眾人喝采宋江  
 近前看時一夥舞龍之術  
 宋江身矮站人背後看不  
 見那相陪的分開眾人護

江東可定也權曰先兄遺言因事托子布外事全托  
 公瑾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瑜不才恐負倚  
 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才加周郎而能推賢權  
 問何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周如薦  
 張昭于孫策今又薦肅于孫推始終以薦人為主妙此人胸懷朝野腹隱機  
 謀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貧乏  
 瑜為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肅  
 家有兩囤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肅即指一囤相贈  
 其慷慨如此孝親篤友輕財好施此等人豈易于富  
 矣能輕財好施則必能孝親篤友則必能忠君  
 不私其家以負國矣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  
 母亡還葬東城其友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湖投鄧寶  
 見那相陪的分開眾人護肅尚躊躇未往今主公可速召之權大喜即命周瑜

宋江前看那跳鮑老的身往騰瑜奉命親往見肅敘禮畢具道孫權相慕之意  
軀紐得村春熟模樣宋江肅曰近劉子揚約某往巢湖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  
看了呵呵大笑原來增院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馬援舍  
裡却有劉知寨夫妻二人從光武魯肅亦當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  
在裡回看聽得笑聲那婦舍鄭寶而從孫權世所罕有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為是肅  
人在燈下却認得是宋江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  
便指與丈夫曰那黑臉漢日不倦一日眾官皆散權留魯肅共飲至晚同榻抵  
于便是前日在清風山搶足而臥極似李鄴侯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  
掠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見唐肅宗時四方紛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為桓文之事君將何以  
便喚軍校六七八人教捉那致我肅曰昔漢高祖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  
個笑的黑漢子宋江聽得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計其以孫策比項羽是  
回身便走眾軍漢趕上把比項羽是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繙料漢室不可  
宋江拿了恰似鼠離道紫

燕海如猛虎啖王羔押至復與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  
廳前跪下劉知寨喝曰你天下之學今乘北方多務助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  
這廝是清風山打劫強盜江所極而據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  
還敢來此看燈宋江曰小人自是郵城縣客人張三之業也天下大勢已了然胸中權聞言大喜披衣起  
謝次日厚賜寶鼎并將衣服帳帳等物賜肅之母其識見不在孔明之下能  
推其孝以及臣則臣必將推其孝以事君肅又薦一人見孫權此人博學  
多才事母至孝君能孝則所用之臣亦孝覆姓諸葛  
名瑾字子瑜瑯琊南陽人也權拜之為上賓瑾勸權  
勿通袁紹且順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  
震回以書絕袁紹了前系口孫策本欲通紹而攻曹  
忽下却說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  
張紘諫曰用張紘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

是花知寨故友却不是賊那婦人從屏風內轉將出  
來喝曰前日見你在山寨坐在中間交椅上不是賊  
是誰宋江曰小人全不記是我救你下山今日到把  
我強紐做賊那婦人大怒指着宋江罵曰這個頑皮

不打不招劉知寨便喝手

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說乃則奏

下打那厮打得宋江皮開

封孫權為將軍兼領會稽太守即今張紘為會稽都

肉綻鮮血迸流便叫把鐵

尉賞即往江東後文曹操獨留華歆而此處不留張

鎖了明日把做邨城虎張

操勇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即命與張昭同埋政

三解上州裡去却說相暗

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名雍字元嘆乃

宋江的從人飛報花榮花

中郎蔡邑之徒又是一孝其為人少言語不飲酒嚴

榮大驚慌忙寫書差人往

厲正大雅性不飲酒孫權嘗曰顧公在權以為為丞行

劉知寨去取差人賞書還

太守事自是孫權威鎮江東深得民心且說陳雲回

來到寨內將書呈上劉高

見袁紹具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曹操封之為將軍

折書觀看書曰

結為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冀處人馬七

花榮拜上俵兒相公座

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正是

前所有梁親劉文近日

江南兵革方休息 冀北干戈又復興

從濟州來因看花燈帳



犯尊威望乞情恕赦免 未知勝負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自當叩謝草草不恭伏 第三十回

乞臺照不宣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劉高看罷即將書來扯破

當曹操攻呂布之時袁紹可以全師襲許都而

大罵花榮你是朝廷命官

不襲一失也當曹操攻劉備之時袁紹又可以

如何却與強賊通同也來

全師襲許都而不襲是再失也追呂布已滅劉

瞞我這賊已招是邨城縣

備已敗然後爭之斯已晚矣然苟能以全師屯

張三你却如何寫是劉文

官渡而拒其前以偏師襲許都而斷其後未嘗

你寫他與我同姓我便放

不可以取勝而紹又不為是三失也既已失之

他喝叫把下書的打出去

於始諒不能得之於終此田豐之所以知其必

差人急回稟知花榮花榮

敗耳

隨即拴束弓箭線鎗上馬

帶了五十人逕到劉高寨



內把門軍人都四散走了  
花榮搶到廳前叫曰請劉  
知寨說話劉高聽得不敢  
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  
出喝叫左右房裡搜見宋  
江被劉高吊在梁上眾軍  
把他割斷繩索打開鐵鎖  
花榮使人先送回家花榮  
上了馬發怒曰劉知寨看  
你怎生奈何我誰家沒親  
眷你捉良人在家強紐做  
賊明日與你說話花榮收  
了宋江回寨花榮曰小弟

項羽與高帝約割鴻溝以王而高帝欲歸若非  
張良勸之勿歸楚漢之勝負未可知也今袁紹  
與曹操相拒於官渡而操以乏糧而欲歸若非  
荀彧勸之勿歸袁曹之勝負亦未可知也讀書  
至此正是大關目處如布棋者滿盤局勢所爭  
只在一着而已  
袁紹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荀彧決之  
而不疑所以勝也袁紹之疑沮授決之而仍疑  
許攸決之而愈疑所以敗也曹操疑所疑亦能  
信所信韓猛之糧不疑其誘敵許攸之來不疑  
其詐降所以勝也袁紹疑所不嘗疑又信所不  
當信見曹操致荀彧之書則疑其虛見審配罪

拚官和他理會宋江曰不

想這婦人將恩變仇反教  
丈夫打我一頓要我做  
郭城虎解上州去不得留  
弟來救便有銅長鐵舌分  
辨不得花榮曰我料他是  
讀書之人必念同姓之親  
因此寫个劉文豈知如此  
宋江曰找被你奪回又辱  
罵了他他如何肯罷今夜  
我先上清風山躲過明日  
却和他自願只是文武不  
和無妨我明自若再被他

許攸之書則信其實聽許攸說許都之語則疑  
其詐聽郭圖譖張郃之語則信其真所以敗也  
一敗於白馬而顏良死再敗於延津而文醜亡  
猶小敗耳至三敗而七十萬大軍止有八百餘  
騎前者十勝十敗之說不於此大驗乎哉  
凡用兵之法以糧為重然於己之糧有棄之者  
矣於人之糧亦有棄之者矣或兩軍相當我棄  
我糧以誘敵敵爭取我糧則必亂敵亂則我勝  
我勝則糧得歸我是棄未嘗棄也或大敵猝至  
我欲堅壁堅壁則必清野清野則必自焚其積  
不焚則糧為敵資焚之則敵無所取是非棄我  
糧實斷寇糧也若夫糧之在敵可劫則劫之劫



拿去和他分說不過花榮  
曰恐兄長傷重走不動宋  
江曰我自挨到山下黃昏  
時分花榮使兩個人送出  
界去了却說劉知寨尋思  
亦恐逃走之事却使軍人  
各帶器械去牛路等候約  
有三更宋江正行之間却  
被軍人縛倒劉知寨大喜  
曰不出吾之所料且囚在  
後院寫下文書差人去書  
州申呈府尹次日花榮只  
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劉

之而我因糧於敵是敵糧替我糧也不可劫則  
焚之劫之不盡則我小受其利而敵未必大損  
焚之則敵之大損即我之大利是焚勝於劫也  
總之以少攻多以弱攻強非用奇不能取勝故  
高帝有給漢糧之誦何不可無燒楚糧之彭越  
曹操有能應糧之荀彧不可無請燒糧之許攸  
高帝踞床洗足而見英布是過為傲慢以挫其  
氣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許攸是過為殷勤以悅  
其心一則善駕馭一則善結納其術不同而其  
能用人則同也光武被書以安反側是忍之於  
人心既定之後曹操焚書以堵眾疑是忍之於  
人心未定之時一則有度量一則有權謀其事

高也只做不知却說青州  
知府覆姓慕容名彥達是  
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如  
之兄倚靠妹子勢權在青  
州橫行善民正值陞廳公  
人投上劉知寨賊情公文  
知府看了便曰花榮乃是  
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  
強賊便喚兵馬都監黃信  
分付這鄧龍武藝高強威  
鎮青州所管三座惡山第  
一清風山第二龍山第  
三桃花山都是強人出沒

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氣象  
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  
袁紹兵多可分之以襲許昌曹操兵少安能分  
之以襲鄴郡并取黎陽乎故許攸之獻計袁紹  
是欲以實計破曹操使曹操不及知之荀攸之  
獻計曹操是欲以虛聲恐袁紹正欲使袁紹知  
之此兵家虛實實之大不同者三國一書直  
可作武經七書讀  
韓信陳平初皆在楚而項羽驅之人漢許攸張  
郃皆事袁而本初驅之歸曹長可嘆也其驅之  
不動者左楚唯有范增在袁惟有沮授而已嗚  
呼如增加授能有幾人哉

去處黃信自誇要補盡三却說袁紹與兵望官渡進發夏侯惇書息曹操  
 山草寇因此喚做鎮三山起軍七萬前往迎敵留荀彧守許都紹兵臨發田豐  
 黃信但見

相貌端方如虎豹  
 身軀長大似蛟龍  
 平生慣使雙門劍

撼鎮三山立大功

那兵馬黃信領了五千壯  
 健軍漢披挂上馬巡拜清  
 風寨來刺知寨接看請到  
 後堂敘禮畢設身效行財  
 取出宋江來與黃信看了  
 黃信見這個不必問這个

從獄中上書諫曰今且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  
 大兵恐有不利田豐第一次請緩戰第二次請急戰  
 逢紀譖曰主公與仁義之師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  
 語紹因怒欲斬田豐意眾官告免紹恨曰待吾破  
 了曹操明正其罪若破了曹操則未必遂催軍進發  
 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寨柵沮授曰我  
 軍雖眾而勇猛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  
 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曠  
 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知彼知我此即賈詡勸  
 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回曰必斬之汝安敢又如

四軍把宋江囚了便問劉  
 此叱左右將沮授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

高曰拿這廝時花榮知否  
 一體治罪田豐意在不戰沮授意在緩戰不戰但可

劉高曰下官夜來悄悄捉  
 免賊緩感實可致勝乃皆不見用而反見

得那花榮只道張三去了  
 罪惜 於是下令將大軍七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

因此不知黃信日既然不  
 聞之皆懼曹操與眾謀士商議有攸曰紹軍雖多不

知來日我捉花榮用此計  
 足懼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以一當十但利在急

如此如此劉高日絕妙次  
 戰若遷延日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所見與沮授同

日先教軍士伏在廳後安  
 者所遇之 操曰所言正合吾意遂傳令軍將鼓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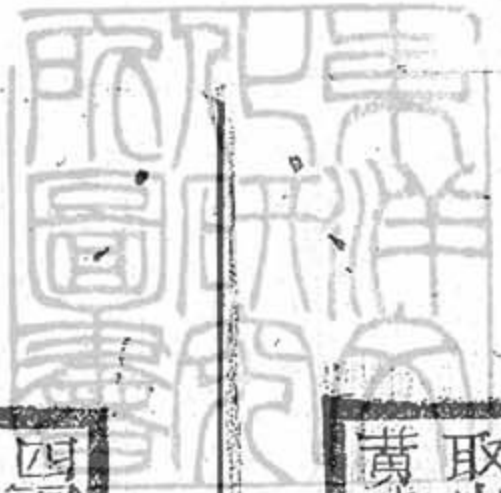
排酒筵等候黃信來到花  
 進紹軍來迎兩邊排成陣勢審配撥督手一萬伏於

榮寨前軍人通報花榮便  
 兩翼弓箭手五千伏於門旗內約砲响齊發三通鼓

出迎接黃信下馬請至廳  
 罷袁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左右擺列着

上敘禮罷花榮日相公有  
 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諸將旌旗節鉞甚是嚴整

何幹至此黃信日下官蒙



府尊差遣云清風寨文武曹陣上門旗開處曹操出馬許褚張遼徐晃李典等不和誠恐二官因私忿而各持兵器前後擁衛前寫二人交戰俱未親身曹操與二官講和排筵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同行花榮笑曰小官怎敢只是劉高夙次要害花榮不想驚動府尊有勞老監光臨草寨便同黃信並馬而行來到大寨下馬二人携手同上公廳只見劉高先在公廳三人相見了黃信教取酒來花榮不知是計黃信

何故謀反紹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惡罪彌天甚於莽卓乃反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賊只此七字抵得一篇陳琳檄文操怒使張遼出戰張郃躍馬來迎二將鬪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見了暗暗稱奇為後收用張郃伏筆許褚揮刀縱馬直出助戰高覽挺鎗接住四員將捉對見廝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千軍齊衝彼陣審配見曹軍來衝陣便教放起號砲兩下萬弩並發中軍內弓箭手一擁擁出陣前亂射此以箭取勝曹軍如何抵敵

先將酒勸劉高曰知府因南宮王生袁紹騎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你二位不和好生憂心今日與你二公勸和向後有事和同商議劉高答曰量劉高何足道哉只教相公休要挂心劉高飲過黃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花榮接過飲了劉高斟一杯回勸黃信黃信接在手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官一聲嗚起走出五十五軍漢就把花榮拿到廳前黃信喝曰綁了花榮叫我集眾謀士問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

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曰今可撥兵十萬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若棄此而去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矣亦是好計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用鐵盤土擔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山欲待出去衝突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城土山五十餘座上立高檣分撥弓弩手於其上射箭曹軍大懼皆頂着遮箭牌守禦土山上一聲梆子響處箭下如雨前之箭自北而南今之箭自南而北曹軍皆蒙楯伏地袁軍呐喊而笑此曹軍見軍慌亂

得何罪黃信曰你結連濟... 風山強賊皆反朝廷當得... 何罪花榮曰相公有何見... 証黃信曰左右與我拿在... 囚車前花榮見了宋江目... 睜口呆面面相覷黃信曰... 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 劉高在此花榮曰不妨他... 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紉... 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辦... 黃信曰我只解你上刑教... 將花榮也用一輛囚車陪... 子回與劉高... 曹操令驍進車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 內正對着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射箭時營內一齊... 拽動石車砲石飛空往上亂打人無躲處弓箭手死... 者無數袁軍皆號其車為霹靂車箭自上而下則謂... 則謂之雷而從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審配又獻... 一計令軍人用鐵稜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為掘... 子軍霹靂車是袁求馬掘曹兵望見袁軍於山後掘... 止坑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曰此袁軍不能... 攻明而攻暗發掘伏道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不能... 而下又將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遠管掘長驅則彼... 自下而上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遠管掘長驅則彼... 伏道無用也兵在山上禦之以石兵在連夜差軍... 掘斬袁軍掘伏道到懸壘果不能入空費軍力却說

兵防送就和你同去黃信... 與劉高上馬訂了寨兵監... 押着囚車送番青州來直... 教火堆裡焚數百犯人... 家刀斧叢中殺二三千條... 性命正是大開青州縱橫... 山寨直使王屏風上題名... 字丹鳳門中降詔書畢竟... 解宋江花榮去青州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鎮三山開青州道  
霹靂火走瓦礫場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効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 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 失惟明公裁察焉曹操此時進則勝退則  
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箭之時斷不可  
漢在榮陽成皋間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  
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  
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  
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以袁紹眾聚於官渡  
許昌間荀彧或以書報之此袁曹成書曰  
繼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未決乃作書遣人赴  
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少糧草不

妙藥難醫貧病

橫財不富命窮人

詩心折盡平生福

律想天教一世貧

生草事生君莫怨

害人人害汝休願

得便處處休歡喜

這在見孫近在身

黃信與劉高都領寨兵解

押宋江花榮行不過四十

里見一座大林子前面軍

漢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

上問曰為甚不行軍漢答

作解見徐晃見問其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將韓猛

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

知曹操荀攸曰韓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可輕騎

數千從半路擊之斷其糧草紹軍自亂我軍缺糧則必凶

自是兵探曰誰人可往攸曰卽遣徐晃可也操遂差

徐晃將帶史渙并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

救應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解赴紹寨正走之間

此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猛飛馬來戰徐

晃接住斯殺史渙便殺敵人夫放火焚燒糧車此是

次燒糧車韓猛抵當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

韓重袁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報

來糧草被劫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

曰前面林子裡有人窺望

燒糧而回恰欲交鋒

後許褚張遼軍到兩下夾攻

殺散袁軍四將合兵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喜重

加賞勞又分軍於寨前結營為犄角之勢却說韓猛

敗軍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眾官勸免審配曰行軍

以糧食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鳥巢乃屯糧之處必

得重兵守之韓猛所運是行糧鳥巢所積是坐糧一

是根之小者是根之大者四失小故

思防

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都監督糧草休

致缺之審配領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

將睦元進謹管子居威瓊趙敵等引一萬人馬守鳥

巢那淳于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既至鳥巢終日

與諸將聚飲楚國子反以飲酒誤

且說曹操軍糧車

個喝曰你就是鎮平山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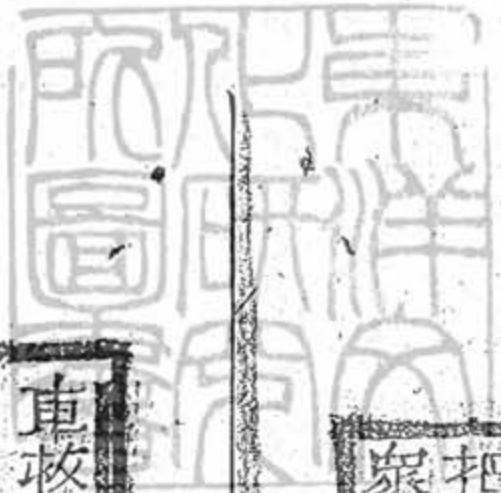
喝急發使往許昌蔡劬或在速措辦糧草星夜解赴

與諸將聚飲



要三千貫賞信白我奉上軍前接濟使者賞書而往行不上三十里被袁軍捉  
司幹公事的那有買路錢佳得見謀士許攸為許攸所獲正復相似乃操能用  
與你三不笑日便是趙官見而紹不能用那許攸字子遠少時曾與曹操為友  
家駕過也免不得黃信大依為之一嘆此時却在袁紹處為謀士先教明許當下搜得使者  
怒拍馬舞劍直取瓚頭三所賞書探催糧書信送來見紹曰曹操屯軍官渡與  
个挺刀來迎黃信問了十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  
合一人怎敵得三個撇了則許昌可拔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糧車已盡正可乘  
眾人獨自飛馬奔回清風此機會兩路擊之此計若行操無紹曰曹操詐計極  
寨眾軍各棄凶車四散走非身之地矣  
了劉高昇頭不好勒馬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也與昌不用陳官攸曰今若  
便走眾喚喚趕起絆馬索不取後將反受其害正語間忽有使者自鄴郡來是  
把劉高馬絆倒撞下來上審配書或言於曹操審配致書於袁紹亦復相似書中先說運糧車  
眾喚囉拿了劉高打破凶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濫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姪

車救出宋江花榮噴囉刺曹多科稅錢糧入已今已收其子姪下獄矣因據良  
了劉高衣服與宋江穿了以惡受民財一必惡也紹見書大怒曰誰行匹夫尚  
就騎他的馬送上山去這有面目於吾前獻計耶善用人者使貪吏詐即依果  
三個同花榮把劉高綁押陳平有受金之誘而後與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財  
回寨原來燕順等暗地先高祖指金以子之子為他作奸細賤賤書軍耳此是所不當疑本當斬  
差人來清風鎮上打聽消首今且權寄頭在項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  
息報知三個帶了人馬出出仰天嘆曰忠言逆耳豈子不足與謀君子姪已遭  
大路來截因此救了二人審配之害吾何顏復見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  
上山二更時分都到山寨此處不難為良謀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至此袁  
紹請宋江花榮坐定三又作一曲折妙紹不納直言後以為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有舊何  
不棄暗投明接換之計反出自只這兩句言語點醒  
榮稱謝曰花榮與許攸得左右寫得曲折許攸於是許攸迎投曹操後人有詩嘆曰  
三位救了性命只是我美



許攸於是許攸迎投曹操後人有詩嘆曰

妹在寨申必被擒捉班順

本初豪氣蓋中華

官渡相持在嘆嗟

日知寨放心明目兄弟下

若使許攸謀見用

山河爭得屬曹家

山取恭人令妹不勞挂念

却說許攸暗步出營迎接曹寨伏路軍人拿住攸曰

花榮目着得如此深感大

我是曹丞相故友快與我通報說南陽許攸來見軍

恩宋江曰且把劉高拿來

士必報人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

廳前跪下宋江指罵曰我

聚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前段所謂體在自然與

與你平昔無冤如何聽信

這見許攸撫掌歡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看老奸

不醫婦人害我是何道理

愆愧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

花榮曰哥哥問他則甚把

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袁紹怒罵之

才向劉高心裡一刺那顆

之許攸安得不攸曰其不能離主屈身袁紹言不聽

心獻在宋江面前踴躍拖

計不從今特冀之表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

過是首宋江曰還有那小

來吾專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

人來當夜酒散次日兩議

紹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操欲求破紹之計

去打清風寨竟隨便點兵

妙計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攸曰公今

馬起程且說都監黃信奔

軍糧尚有幾何問得操曰可支一年說得攸笑曰恐

回清風寨即撥兵堅守

未必妙操曰有半年耳漸減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

柵門寫了用文飛報慕容

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文勢至

知府知府看申文大驚曰

操操挽留曰子遠勿嘆向容實許軍中糧實可支三

花榮反了結連清風山腿

月耳是區言妙甚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

盜清風寨難保矣便請指

然也妙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却又道明遂

我總管本州兵馬統制

附耳低言曰好做軍中也有此月之糧曹操口中

來商議這統制乃山後關

頭似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矣大聲說破正對操

州人氏姓秦名明因他姓

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

急聲若巨雷都叫他做聲

此書何人所寫寫真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





虛火起是世與軍官使先問根然後出書然後操執其手

條狼牙槍有萬夫不當之說得書緣故亦作兩番頓跌曰明公以

身來見知府各施禮畢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

府將黃信由文與他看了申之意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眾不戰

秦明大怒自頭子敢如自破明公還肯聽否妙在不即操喜曰願聞良策攸

此無禮大人放心不才便說出何策操喜曰願聞良策攸

去拿這賊來知府曰倘曰袁紹重糧輜重盡積烏巢今撥淳于瓊守把瓊嗜

遲緩賊必打清風寨矣秦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蔣欽領兵到彼護糧

明日明日早行知府大喜乘間燒其糧草輜重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

秦明回衙驚起一百軍馬運之根不如糜操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中留許攸

四百步兵出城提狼牙棒鳥巢所屯之糧操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中於寨中

上馬逐奔清風山來劫說精細處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準備往烏巢劫

清風山哨探嘍囉聽知備糧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

恐許攸有詐以張遼視出曹操之知操曰不然許攸

細報上山來眾將漢正待此來夫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持久若不用許

要打清風寨聽得秦明到依之計是坐而待困也善於於彼若有詐安肯留我寨

水面而相觀秦曰眾中善於料人然則操之留且吾亦欲劫寨久矣又

且不要慌自古道兵臨告後文今劫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疑遼曰亦須防

急必須死敵只依我計先哀紹乘虛來襲劫我亦是兵家要着操笑曰吾已籌

用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定之孰矣便教荀攸曹洪同許攸守大寨同許攸

計好秦宋江曰正是如此是精夏侯惲侯惲湘領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領一

便令嘍囉備去了再說軍伏於右以備不虞張遼許褚在前徐晃手禁在

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後操自引諸將居中居分左右行共五千八馬盡

離十里下寨罷開入馬只打着袁軍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脚敲馬勒口黃

聽山下鑼鼓振天見眾囉簇擁花榮下山來列成昏時分望烏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此間壁且說

陣勢花榮在馬上便與秦沮授被袁紹拘禁在軍中是夜因見眾星明列乃命

此間壁且說

此間壁且說



明施禮秦明喝曰花榮你  
是祖代將軍之子朝廷叫  
你做知寨有何虧你怎的  
結連強寇作反今來捉你  
快下馬受縛花榮曰我怎  
敢背反朝廷實是劉高公  
報私仇逼得花榮到此望  
總官詳察秦明喝曰認說  
便擒捉直取花榮曰我讓  
你是上司官你道我與你  
懼你縱馬提鎗來迎秦明  
兩個鬥到五十合不分勝  
敗花榮賣個破綻撥馬望

監者引出中庭仰觀天象忽見太白逆行侵犯斗牛  
之分正欲叙曹操燒根却大驚曰禍將至矣遂連夜  
求見袁紹時紹已醉臥聽說沮授有客事啓報喚入  
問之授曰適觀天象見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  
射入斗牛之分恐有賊兵劫掠之害烏巢屯糧之所  
不可不隄備宜速遣精兵猛將於間道山路巡哨免  
為曹操所弄前若用計依之言則紹可以勝今若用  
沮授之言則紹猶不至於敗文勢至此  
又作紹怒叱曰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欺家因叱  
監者曰吾令汝拘囚之何敢放出遂命斬監者別換  
人監押沮授受袁紹一誤再誤云授出掩淚嘆曰我軍  
亡在且久我屍骸不知落何處也為後曹操編葬後  
人有詩歎曰

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

拍馬趕來在柴按下了鎗

左手拈弓右手搭箭射中

秦明盔頂上紅纓不敢追

趕眾嚷囉一閃都走上山

丟秦明教眾軍取路上山

却見山上擗木砲石打將

下來秦明是個性急之人

趕得眾軍趕下山來尋路

只見西山鐘阿樹林中閃

出紅旗來秦明引了軍馬

趕將去時鐘也不响紅旗

也不見了秦明看那路時

逆耳忠言反見仇

烏巢糧盡根基拔

却說曹操領兵夜行間道

軍馬揀使入應曰將前奉命

將袁軍見是自家旗號遂不

將奇之兵並無阻礙累得

進發此云四更已盡好

時候一些不亂操教軍士將束草周圍與火眾

將校鼓譟直入時浮手瓊方

中紹醉臥亦聞鼓譟之聲連忙

聞言未已早被撻鉤拖翻醉

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軍在

後請分軍拒之曹操大喝曰

諸將只顧奮勇向前待

獨夫袁紹少機謀

猶欲區區守冀州

是假將

奇去勝真

黃昏

黃昏

黃昏

黃昏

黃昏

黃昏

黃昏

黃昏

黃昏

黃昏

只見東山上鑼又响秦明賊至背後方可回戰有進無退於是眾軍無不爭先  
 大怒氣滿胸膈喝令軍士掩殺一霎時火燄四起烟迷太空陸超二將驅兵來  
 上山尋路軍人真目這里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  
 都不是正路只前面東南盡行燒絕前後兩番燒盡瓊被擒見操操命  
 上有條大路可以上去秦割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管以辱之  
 明聽了便曰既有大路連想已却說袁紹在帳中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  
 夜趕上去即引人馬奔東火光知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文武各官商議遣兵  
 南角上來看看天色晚了往救此時猶不放出出援即此時不張郃曰其與高  
 走得人困馬乏正欲下寨覽同往救之郭圖曰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欲親往  
 造飯只見山上火把亂起操既自出寨必虛空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操聞之  
 鑼鼓齊鳴秦明大怒領人必速還此孫臏圖魏救韓之計也  
 馬跑上山來捆林內箭如句曰非也曹操多謀外此必為內備以防不虞

且教軍士造飯恰晚與總之今若攻操營而不接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  
 火着只見山上火把呼風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再三請劫  
 忽哨下來秦明引軍趕時曹官紹乃遣張郃高覽引軍五千往官渡擊曹營遣  
 火把都滅了當夜月被雲將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  
 罩不明秦明便教軍士點則糧或不全盡燒紹不聽即且說曹操殺散淳于瓊  
 起火把只聽得山頂上鼓言是一誤再誤而又三誤矣

响十餘个火把照見花榮至山僻小路正遇蔣奇軍馬奇軍問之稱是烏巢賊  
 與宋江等在那里飲酒秦軍奔回前是假蔣奇去賺真淳于此意遂不疑驅馬  
 明心中沒出氣處勒馬在又是假淳于來賺真蔣奇妙  
 山下大罵花榮回言曰秦經過張遼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  
 統制不必焦燥且回將息張遼斬於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云  
 我明日和你併个輸贏秦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  
 隔日反賊你便下來我和巢只添兵往官渡



你并个三百合花榮笑曰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  
 你今日饑困了我贏得也洪齊衝出三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  
 不為高強秦明在山下正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  
 驚之間只見部下軍馬發喊起來秦明看時山上火  
 箭火炮一發射將下來眾  
 軍走過水邊深坑去躲此  
 時三更眾軍士正躲得炮  
 箭時只叫得苦上流頭湧  
 下水來一行人馬在溪內  
 各自掙扎性命扒得上岸  
 的都被小嘍羅撈住  
 活捉上山泔死者無數秦

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  
 你今日饑困了我贏得也洪齊衝出三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  
 不為高強秦明在山下正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  
 驚之間只見部下軍馬發喊起來秦明看時山上火  
 箭火炮一發射將下來眾  
 軍走過水邊深坑去躲此  
 時三更眾軍士正躲得炮  
 箭時只叫得苦上流頭湧  
 下水來一行人馬在溪內  
 各自掙扎性命扒得上岸  
 的都被小嘍羅撈住  
 活捉上山泔死者無數秦

明怒氣冲天見左側一條

曰不知何故賈遂拔劍斬來使郃大驚覺曰袁紹聽

小路拍馬搶上山來不與

信讒言必為曹操所擒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

防扣人馬馬跌下坑陷兩

接曹操曰吾亦有此心久矣於是二人領本部兵

邊埋伏撈鈎把秦明帶馬

馬在曹寨中投降曹操既得許攸又得二將夏侯

搭將起來解上山去了這

惇曰張高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恩遇之雖

都是花榮宋江的計策預

有異心亦可變矣好遂開管門命二人入二人倒戈

先把上布袋頓住兩溪水

御用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

等夜深將人馬逼趕下溪

至有敗今二將軍肯來相接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

去上面却放下水來以此

也純用甘言撫慰遂封張郃為偏將軍都亭侯高覽

活捉許多人馬當下眾

為偏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既慰以甘言又解其術

囉解秦明到山寨五位好

却說袁紹既去了許攸又去了張郃高覽又失了

漢坐在聚義廳上嘆囉囉

鳥巢糧軍心惶惶許攸又勸曹操速進兵張郃高

秦明到寨前花榮見慌

鳥巢糧軍心惶惶許攸又勸曹操速進兵張郃高

秦明到寨前花榮見慌

鳥巢糧軍心惶惶許攸又勸曹操速進兵張郃高

忙親自下廳來解了縛扶  
 上廳坐納頭便拜秦明替  
 禮曰我是被擒之人由你  
 碎屍何故下禮拜我花榮  
 跪下曰小校不識尊長冒  
 犯望乞恕罪秦明扶起花  
 榮問這位為頭的姓漢却  
 是誰花榮曰這位乃鄆城  
 縣宋押司是花榮結義的  
 哥哥這三位乃山寨之主  
 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曰  
 這三位我自知了這宋押  
 司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  
 公明麼宋江曰小人便是  
 秦明連忙下拜曰聞名久  
 矣不想今日得會宋江回  
 拜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  
 遂問其故宋江把劉高榜  
 打官說了一遍秦明曰原  
 來如此待秦某回州辨明  
 此事燕順排宴款待秦明  
 飲數杯酒便起身曰蒙列  
 位好情小弟告辭回州燕  
 順曰排官五百兵馬都沒  
 了如何回得州去不如權  
 在草寨別作商議秦明聽  
 覽請為先鋒袁家入部為曹操從之即令張郃高覽  
 領兵往劫紹寨以敵攻敵○應前當夜三更時分出  
 軍三路劫寨混戰到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得  
 奔荀依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醴陵攻  
 鄴郡一路取黎陽斷袁兵歸路袁紹謂之必然驚惶  
 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動時擊之紹可破矣許攸勸紹  
 實語荷攸勸操裏和都黎陽是虛話一實一虛各是  
 妙策○先亂其心分其勢然後乘其動而擊之此以  
 少勝多操用其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紹軍聞此  
 信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  
 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郡幸明  
 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不出曹操探知袁紹兵  
 動便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袁軍俱無開

志四散奔走遂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  
 與前金盔金甲錦袍上帶立馬陣前相映成長子袁譚後隨張滄許褚徐  
 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盡棄圖書  
 取仗金帛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袁紹官渡之敗  
 敗一碟狼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棄之物所殺八萬  
 餘人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損獲全勝將所  
 得金寶緞疋給賞將士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  
 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  
 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况  
 他人乎奸雄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光武嘗焚書使  
 操頗學可發却說袁紹兵敗而奔沮授因被囚禁急走不  
 脫為曹軍所獲擒見曹操操素與授相識授見操大

罷拜曰朝廷命我為兵馬  
總管不曾勸我如何可反  
家位要殺便殺休想我隨  
順花榮曰秦兄長請起聽  
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  
官被逼迫如此總管既不  
肯落草不敢強逼請將了  
席小弟討盜甲鞍馬器械  
還兄長去決不敢苦由秦  
明只得依從這五位好漢  
輪次把蓋秦明一則困倦  
二則憂悶因勸不過悶悶  
吃得大醉扶入房中睡了

呼曰投不降也沮授與諸侯皆為操故人乃操日本  
初無謀不用君言君何尚執迷即吾君早得定天下  
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軍中授乃於管中盜馬  
欲歸袁氏操怒乃殺之授至死神色不變有人如此  
北操歎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殯殯為建墳  
安葬於黃河渡口題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袁紹不  
曹操識之為之一嘆後人有詩贊之曰  
河北多名士 忠貞推沮君  
凝眸知陣法 仰面識天文  
至死心如鐵 臨危氣似雲  
曹公欽義烈 特與建孤墳

揀下令攻冀州正是

秦明不覺直睡到次日辰

勢弱只因多鋒勝

兵強那為寡謀亡

牌時分方起便夢下山眾

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人知秦明性急即安排酒

食款待了取出盔甲等件

交還秦明辭別上馬提了

狼牙棒離了清風山取路

飛奔青州來十里路頭望

見烟塵亂起並無入往來

秦明心疑到得城外看時

舊有數百家却被火燒

作一片白地瓦礫場上殺

死男子婦人必計其數秦

明見了大驚跑到城下大

叫開門只見門邊高橋高  
城起來都擺列着軍馬旌  
旗秦明曰我是總管如  
何不放我入城只見慕容  
知府立在城上大罵曰反  
賊你昨夜引人馬來攻城  
把許多百姓殺了燒了房  
屋今日又來賺哄城門明  
曰秦明朝廷拿你碎屍萬  
段秦明曰小將折了軍  
馬都被捉上山去方纔得  
脫昨夜那曾來打城知府  
曰我認得你馬匹衣甲

軍器頭盛尚敢抵賴今來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十六

驟開城門取你老少亦妻  
子我已殺了你若不信與  
你頭着擲下首級秦明見  
了大小首級氣滿胸堂分  
說不得秦明只得回至在  
磯場上尋息半响再回原  
路行不到三十里只見宋  
江杜榮等在馬上欠身施  
禮曰總管怎不回青州今  
獨自投何處去秦明怒曰  
不知那鼠賊假姓作我模  
樣燒毀百姓房屋殺害良

聖嘆外書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被本初

立德荆州依劉表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前陳琳檄中未及衣帶語一事以爾時蓋承謀  
未世故詔未宣布耳及官渡之戰袁紹聲言曰  
吾奉衣帶詔討賊此語差強人意不勞陳琳再  
作檄文一篇矣然猶未誦此詔於軍前也至玄  
德在軍前將此詔朗誦一番尤為痛快易曰孚  
號有厲立德有焉大義所在豈可以成敗論之

真不書

大德百文八十一